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

趙泐校讀

序三 文集

潛溪後集序

趙泐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華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泐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偏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泐既不敢讓，知其又奚

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于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于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于經，蓋昉于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于是爲貴。雖子朱子繼周程之緒，猶且論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于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

其視韓歐特起于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于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于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于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于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敏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于爲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

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于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于呂公尤惓惓咏思嘆慕若不能自己于言者則其于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汙所知于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旣不以自多而汙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于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下大臠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于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于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潛溪新集序

楊維禎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
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
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浙
水東去朱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劬學入青蘿
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
不盡閱閱無不盡記于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
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
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

文之體其所獨得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
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
之隱諸山林者輝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顯諸館閣
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然
以宋子氣枯神寂于山林以志揚氣滿于館閣是其
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
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
氏以皇帝王霸之畧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
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後之人而無疑者也

宋子之文根性道榦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十年
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嘻三十
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于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
閣岐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臆吾言錄吾言爲子宋
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會稽老友楊某序

百家私記選中有宋
景濂所撰鐵崖墓志

葉夷仲文集序

宋濂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攝，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窳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

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于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群經于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

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旣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于文。翩翩乎其萃也。袞袞乎其不餒也。颯颯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

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爲。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渙而不濇，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舉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

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楊雄齷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

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于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

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全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于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于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願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瞻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

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注，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儼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于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

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
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
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
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
乎聖人之文著于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
于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
不同師其道而求于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
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
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

鄙陋之意至于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
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
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
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
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
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
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
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
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

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于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于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 康太史集序

趙時春

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爲人所排擠其猷爲無由自見世特傳其詩文爾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鉅作世稱所長云至于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異乎吾所聞矣嗚乎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以嘉靖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免編修校書官辛丑二月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闕秘之清輝其逝也于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爲深計嗚乎文何足以

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滋欲自放不爲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蓋衆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大微張子盡哀諸交友乃克成集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六泉吳子鉞諸木夫世不能致公于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放失余旣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旨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爲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于是與嗚乎公其人傑也哉

胡永之集序

趙時春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遁于五陵之墟擗謝紳纓以
 畎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哀輯成集以
 示顯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側儻
 淑瓌之英長河鉅關蓄秘滴曠之氣假之于子子無
 所庸庸為歌章以暢其聲而有是與曰然曰子胡不
 賡明良矢卷阿陳車攻賦柏梁等比于雲咸章韶之
 音以鴻皇猷而宣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
 狂擊壤擊磬其情之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

曷以兼而有之而復若是之密且富與將運數之升
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齊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與野人昔者追欽丈人之風仰探達者之闕矣夫雷
砰電激雲霧暝迷而憂然不已者司晨之節也大風
鉤于萬仞而斥鷃謹呼于蒿下偃之不畏握搖之不
可奪已霜霰全集萬植摧落群動歸藏蛟龍蟄于重
淵而蟋蟀爲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休也王公閣幃
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續之雖能却之必
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爲之所也而况于人能爲之乎
洪鍾瑛絃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宇文之鐸劍閣之鈴
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礮雖妍媸殊途
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成之
人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
而廢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
在。于。是。與。丈。人。輾。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爲。蒙。谿。

集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趙貞吉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重刻于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爲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編多錄與闡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卽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爲異而助之攻終羨王先生

之特異乃欲駕其說于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于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勢不容于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聊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宗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麗馳于康莊而前卻之

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于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柂使之也衆言淆亂于名言而喧聒于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于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于柂學者而至于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于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爲家也不令已與人異也以度人爲岸也不令人與已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子曰大夫何以知之曰予嘗觀夫子答問群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

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義乖于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究矣孟子輿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休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覩古人之純全紛紛籍籍以至于今悲夫

馮山文敘

任瀚

張愈光聲華籍籍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詭傲倪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檀弓柏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壯士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在湘溲其憂患離罪衰白而近于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閔烈曠遠不爲怨憤悽惋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據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溜虎豹狼狽百牲之音冷然也將愈所謂嗚乎其善鳴者與人言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

而之山也。傷時代爾耳。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敢問其人。豈暇信其生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爲文。降于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爲經，其人賢則其文爲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于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于後者，直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爲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于聖賢，卽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爲野人焉。勤苦而不傳于後也。決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爲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于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于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筭下石之時、寧獨一快于去公而已邪、至于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

亦良是公矣而必爲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旣爲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蓋藏之亦卽發其英銳殺果之氣以臨事卽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于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况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于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斂其精華而大放于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出于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

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逭耳又况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煜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爲久長凡附名于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于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

刻之以傳而俾予爲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
俾譚與芭也。專美于前哉。僭書于後。

先夫子曰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吏部右侍郎圭峰
之文逼仄所爭在句法奇險之間非大家氣象艾

于子以爲力追古大家體裁天下言文之士由當

代而韓柳必以公爲小宗恐未然也

私記圭峰成
化丁未庶常

贈禮部尚書謚文肅圭峰作文窮思極想或棲樹
巔或閉一室容色枯槁如死人常語都穆曰吾爲
尊公作銘暈去四五度矣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
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于天機之自
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
妙常在于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
于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于聲
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
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
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

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于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于無，所謂法嚴則疑于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

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于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于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餽釘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佶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鳴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

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于繩墨之餘、
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
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
聞于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
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
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
序于余、近思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
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
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
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
必有合乎否也、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

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于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矣。太音之聲。何期于析揚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

必遠矣。

所謂一妄庸人爲之。巨子者。指王李而言也。他日弁列見而笑曰。忘誠者。之庸豈其然。

宗子相集序

王世貞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修質、沈宋麗爾、必簡嶽嶽、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于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盃嚙之裂、歸

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泠然。申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于腋。而投于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材。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卽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砥。又曰斲良在御。精鏤在篋。可以嚙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

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驪。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卽使公幹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于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于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

其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
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
非人，出叅閩藩，屬有島寇事，衽席吏民，調兵食，規募
爲一方冠。旣又佐其臬，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
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
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吾厭，吾雞犬行去矣。于鱗大
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三歎加餐食。其曹偶持論
若此。

弇州續稿序

穆文熙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始大闡，纓紳家結軫
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大司寇元美
王先生。先生撫郎時，刻有四部稿，海內有耳有口者，
旣驛而傳之，已公日司寇歸，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
少子駿，俄而駿沒，長子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
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弇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
駁亂其間，諸子乃聚諸同志，特就原稿訂疑刊謬，不
以已意有所甲乙，于是尺蹠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

登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末又倦而逃于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戶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諧唱于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謂天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于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溝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

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爲海，則喙鳴相合，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釘字餽，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撼公。公稍矜蹕，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旣建雲委，要歸于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國是政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脈絡，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紛華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淡自然爲宗。卽孱婦小豎，有尺寸可記錄，隨叩隨應，神湊合嚮，精結而采流。

心苦而味甘。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鍾暢。鳥獸舞宮。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唯是汪洋浩渺。天水相合。之爲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嘆。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于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于斯時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酬群心。而本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

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酬賡唱。而自爲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輒曰此史。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史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優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笑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冶。簇簇皆新。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讀此可見王李之優劣即蓋棺時早已論定矣何待今日

○ 緱山先生集序

婁堅

夫士志於當世。其遇則名實加於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屏居自晦已耳。然中有未忘。猶數詠歌先王。自見其意於言表者。蓋多有之。若夫遭時顯名矣。而徒揚其芬。未茹其實。乃僅僅託於語言文字。以有傳於後。良足悲矣。嗚呼。此予於王君辰玉之遺文。所爲攬涕而叙之者也。予之識君。自其甫冠。坦然以夷。邈然以遠。不可得而親疎者也。既而與之習。悉其內行淳備。平居於物無所好。而

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識之敏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爲文章頃刻千言若江河決而日星明也少喜爲詩出入古今之間初若不拘拘而卒與之合要歸於刻露駿發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於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第二人擢官編修念文肅公之老也旋上疏乞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曾未幾而病困頓數年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於忠孝尤惓惓也且曰吾於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老勝

他日發篋以屬執友某某詮擇而叙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蓋余昔嘗語君文不當以時代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爲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匡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者一何陋歟君慨然歎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

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
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
退不獲挾古聖賢人之奧以爲時耳目徒負其才抗
其志而冥泯以歿使人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固予所
以序斯文之指也君詩文凡若干卷皆錄其大畧而
已曰緱山先生者君少時頗有遊仙之志所嘗以自
號也遜之蓋不勝悼念以謂君之才與其志行之不
苟旣幸遭時而終無所效於世意今者或已游其神
於太虛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乎故以是名其集於
予其亦可悲也已

先夫子曰婁堅字子柔嘉定人傳震川之規矩而
才不能逮

朱寄翁遺文序

黃省曾

昔元之季、吳中耆舊曰朱生應辰、氏德閔而家單、履清而時濁、耕靡負郭之壟、爨有飛塵之甑、當時姑胥之俗、以奢翊相雄、生也高蹇、伐輪骯髒、灌園恥與金錢爲友分、及張氏開土、旌弓廣羅、賓丘帛壑、庶宜從祿矣、生也瞻言百里、恐爲茗華、固成踰鑿之遯、入於國初、薦庸可飽、然麋鹿便曠、鯤鵬樂遠、乃竟甘心皓首於無遇、故自沸羹之年、暨于放馬、十有七載、西僑東僦、山依澗止、歲無寧棲、嘗三復人生如寄之詠、又

慨其身之畢老於寄也。自命寄翁，與文志懷，使人讀之愴然以傷。如臨淒風而坐蕭林也。雖然，生寄死歸，聖賢莫度。苟知寓形之皆旅也，則凡所逢富貧適也，貴賤分也，聃殤齊也，悲懽夢也，舉不足以撓乎天局，無所往而非得其貪人虺。孺鶴鼠勞勞晨攘夕攫，刃圖噬奪，損物盈已。迨泉壤而方息，殊不知人各有涯，卒亦不踰其枝腹之量。亦謂深愚也矣。自今觀之，吳之都宇，峨宮甲觀，金鋪雲構，自夫差至於近代，殘壤舊榦，烟銷影絕，不能寄片迹於故墟之上。而今生一卷之撰，乃得粲傳於儒翰之苑。是知榮華之果如蜉蝣而道德之常為帡幪也。然則昏冥芻豢之子，臭腐之軀，何庸拱之以雕堂，而蠅狗之才，安得享之以王侯乎？徒爲狼籍造化而瀆逆鬼神，積釁取亡，其災弗道。是故哲人君子，履冰於當年，尚志於終身，寓心腑於天日，託聲名於寰宇，垂文章于萬年，處卑陋而無憂也。予故拾其遺文而併寄之於後賢爾。

○葉進卿文集序

郭正域

宋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問鉅細，皆應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來，士成進士，卽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類若兩塗，而所爲詩若文者，亦類若兩塗。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暢而已。世之擬古者，遂不勝其凌厲諱語，大畧用漢人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諸草澤，以勝詞林詞林，奪於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爲漢唐人語者，轉相倣效，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

易盡神理無有矣。先是冊笑宋人，且浸淫而陰用之。霜降水落，興盡悲來，塗抹可厭，心反真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視諸作者，槩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放自廢，而此則絲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才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和平，才不盡放而閑之軌物，解羈馬而鳴和鑾，其步殊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鳥羽蚌胎，無不輻湊，而此之色澤，非山龍日月，不施于郊，非牢醴馨香，不登于俎，蓋論文於詞

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年以來，館閣英賢，跨軼前輩，一時文章醞釀，歷代聲貌，色澤神髓，氣骨大變其初。海內操觚之士，揚扞風雅，又靡然左辟，詞林矣。吾友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爲舉子業，神奇變幻，膾炙人口，以爲神運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竒而首弗肯，意其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於京邸。進卿名日益高，文章流布宇內，余心警而氣弗降，意其未化。間從一二友人窺見一班，大矣化矣。懔然自失矣。夜半與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愧向者知進卿

淺也。孔子有言，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可字句鍊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雲雷雨，應筆而至。出有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佩玉，戈矛劍戟，隨照而寫，是才也。非人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今已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才，傷於調靡，浮於格萎，枯於色瘁。近代文字之才，陋於調窮，遁於格同，膩於色濃。有才而善用之，時離時合，可喜可愕。

無不有，無不妙，在進卿矣。夫道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遠，寧有館閣自爲一道乎。古人文，字言其所。有。今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言所能言。今人言，所不欲言。言所不能言。卽使莊叟丘明降而爲今。祝誕諛墓之辭。太子美。勉而爲今。獻諛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于神妙哉。文體日卑，道愈離矣。往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權，往在臺閣，後稍旁落。余深愧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前。哲敢爲大言。夫以劉誠意之奇絕，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

曾子啓之英邁、李賓之之浩瀚、王濟之之簡嚴、王允思之高邁、高季迪之超脫、崔仲鳧之修潔、丘仲深之博雅、楊用修之奇崛、王允寧之簡練、康有功之雄俊、廖明吾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麟集鳳翔、所爲朝堂典要、雄文大篇、式於宇內、而向者叫噪儂佻之士、幾改步而革心、視往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益矣、余與進卿交相勉也、余則安能爲、是在進卿矣、

先夫子曰、明龍之文、亦學歐陽而加以辭藻、與臺

山相伯仲

百家私記公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謚文毅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旣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寢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畧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

唱引、遽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隄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做、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淡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拙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

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而象人之無情、而士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做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扞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

傲之術也。文長老於庠，既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畧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旣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校讀

序四 文集下

袁文榮公文集序

王錫爵

我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被廟橐筆成輦，而稱禁近臣者，廩廩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綠宅，徑資脣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

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
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
延入侍帷幄晉叅大政皆不卜不謀倜然恨得公晚
惟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
爲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
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
其出入風議纒纒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
外闕而不傳者豈少哉公物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
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
之嗟乎此亦禁鼎一鑿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
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苗骹骹微文怒罵闖然入班
楊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蟀鳴
方堯曉哆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
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塾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
無主蓋學七家溺其軼久矣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
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
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
出長安門螭頭餘泚所在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怨

非兩漢三代之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陳列廣庭大劍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亡光面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慈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惠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先夫子曰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大學士荆石筆挾風霜不可正視其文過于弁洲反爲相業所

尚友堂文稿序

劉文卿

余何以深使君之文也于其人與政契之余何以深使君之人與政也于其文證之意得卽盡不得卽不盡精之所委也而三先生正之子建曰後世誰相知以定吾文者耶則使君欲言意也余觀害馬之對卽大鬼之見其無以相益乎夫文盡理止矣是淵雲所欲稽首耳余安知夫色澤之不今而古也質之不新而故也檀弓之爲法天問之爲哀墳汲之爲典非今所稱萬世而無以相譎者乎彼豈必有百世以前者

而摹之。桑間載馳。袿裳里巷之諧。其何以當于采訪之節。士今亦莫哂其故也。恒河之見髮盡。鬚白而不改。六籍之教。立黃相攘而不易。血氣心知之倫。無訝亦無厭。煥哉天下之至文也。其復以世系祖述。相叱咤歟。子勤學儒而服政者也。雕篆非所競。而文焉者。蘇子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樞也。往子勤守秀州。而余以觀察在境。禁教旦暮。及發摘阜貨。無微忽不下。子勤之通達與人善也。再奉命駐旣越。山川悠阻。而令望日至。五刑七政之所鑄。子勤若

不知其非吾土秀之人。不知非我恒有之父若母也。余益用不德而來往。衢婺次及于事。今又叅臬浙。習子勤無如余者。氣充而不囿。量汎而不濫。決袍剔蠹。力無不蹂靡。而道德率澤于身。南宋先生之要詣。極探而發之。詞章其解深矣。其原則葱嶺懸度之派。放潰而變幻。不測其樞。釜杌不窮。詞人之纖致。而未嘗杯苴。遷董之業。其精足以傳聖賢之意。而爲罇爲函。何區區燕越。乃能適乎。若且古也。而無有以古也。若且新也。而無有以新也。寄興于淺韻。而發暢于奧。

突劃然無詭于千百世之正脉伯夷不能廉而莊躄
不得奪尚友不惑意在茲乎夫以余之所以證子勤
與子勤之所以自證者猶將陶鑄秦漢者也而或謂
文不儒儒不文孰與兩存而一于道夫使退之不足
與黃初之盟子雲不得觀天地之大或難之耳海內
分鑣逐業河濁濟清總一能發宇宙之華而紛于古
今新故之議闕然而止必使宮商一管而出者則斯
集之尚友哉且頻頻然求別于世系而曰昆吾韋氏
也則有諸君子之表子勤者

先夫子曰劉文卿字僎如盱江人舉進士爲金華
推官入爲銓部調刑部年三十三而卒其文華而
古頗似劉子威而無其軋苗是萬曆間一名手顧
無人道之者急表而出之

百家私記公文
爲劉直洲集

黃葵陽先生文集序

王衡

穆皇帝御極之元年以文體靡濫有詔釐正而吾師
葵陽先生以精馴爾雅之文冠其鄉旋魁南宮入中
祕載筆侍從者二十年出而執圭秉節宣國家寵靈
于洱海萬里外入而登貢玉之堂綴金華之席奏書
天子膝前行且大用矣竟中讒歸歸無何而卒子弟
門人相與哀其遺稿讀之其所爲潤色大業不過應
制視草與夫削牘碑板之詞共卷二十有五而已甚
矣先生之用之不盡于文而文不盡于是集也翰林

號稱內相禮遇最寵自唐始他不暇論如公之鄉先
達陸敬輿者當其爲人主眷倚卽宰相不敢望而官
不過翰林學士耳暨昭代禮遇詞臣比唐宋加隆蓋
三楊及彭岳諸公皆以史官參與大議猷業顯赫故
當時館閣之文重而體統不得不尊其後宮府日隔
內者漸外文學侍從諸臣往往腐毫需次無鹽梅霖
雨之用而徒欲提空名以踞諸曹之上難矣當先生
時時已大緼然迹其講席所敷陳咨咨本支嫡庶間
猶能使明主降心公卿動色而今何如哉一切重言

格論跪而進之當御寢門不啓凝塵寂然欲如先生
之不用其又可得耶蓋館閣之輕也有自來矣衡生
也晚步禁林之末塵未能識其大者抑聞其所爲文
大抵有所稟程要以簡栗深厚應規入矩爲天下模
楷自嘉隆以還二三踔厲跳盪之文出先輩所守布
帛菽粟之繩墨與之角而不勝則并館閣之文亦輕
蓋世之好文甚矣世而好文甚則又有甚者焉曷觀
先生之文其綴詞結響從金考玉得文之華其比事
傳情衡今權古得文之實華實相宣彬彬乎青而深

麗而不冶多變而整采錯而有章蓋清廟明堂之上
宮商諧雅頌備矣而窮陬下里之歌歛山鬼蛇神之
吟嘯騷人病客之怨思尚敢與之分曹而奏乎哉惜
矣是集之晚出也如文必鹽梅霖雨而後謂之用卽
陸敬輿之爲用亦不過十之一二耳第使是集出而
擄藻者遜其工績學者尚其博向之踔厲跳盪沾沾
自命者捫舌相戒曰彼中有人則天下文章之體尚
有所統壹而史局之是非與人主之詔令且藉以俱
重吾未敢謂文之果無用也

先夫子曰緱山字辰玉太倉人翰林編修傳其家
學加之師友砥礪文采可觀第未盡其量耳

私記
公少

傳文肅公子年十四作和歸去來辭以諷江陵館
閣中爭相傳寫長而學殖益富能詩善書萬曆戊
子舉應天鄉試第一辛丑進士第
二人授編修省覲乞歸屬疾不起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卽有集行世其敝
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
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
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大
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
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
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
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先生

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亦其才高膽大無心于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卽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舌寫于錫

穎蕭蕭冷冷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况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爲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妒人不肯發洩大盡耳甫四十餘而卽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質

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擷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爲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贗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氣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瀹波瀾振舞淋漓秀潤至干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

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卽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爲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集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葺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爲贗書所熒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無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直目力而諦觀之卽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

不化甫見標題卽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爲也
至于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
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
之百花开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
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
生天縱異才與世人亦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
來出其緒餘爲文字實真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
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
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今美而愛愛而傳者
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先生之學以闢
然退藏爲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冲粹夷雅
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
令佐銓時微露其一班惜未竟其施别有紀載茲不
復贅云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焉其豐碑鉅篇蕭穆藻炳具史記漢書之體而微數公固偉倬鼎呂亦賴子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爲之寫生而猶惜其爲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體也文章之佐氣運豈不然哉往者顯皇帝至聖極神冊立之際睿思頗自淵微羣下妄分枯苑乃至寢成鈎黨輝川媚澤多所沉錮昌啟間偶一彈冠旋櫻嶠虎碧血燐燐南北遙弔幸而聖人御宇褻及枯骸俾得樹麗牲

之石於墓道或埋文隧開時茂苑妍現聞宮詹實以
田間餘生起登三事操如椽之管覈實而載之每褒
一人綴一事必遡其行已本末與夫禍芽釁始引批
何脈指授何方娓娓鑿鑿揭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
則以宮闈苑枯爲崑崙星宿源一變而爲妖書再變
而爲梃擊卒構逆闔爲尾閼之洩而猶以其不可爲
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汚陷焉於是四十年來時軸
機殼與羣賢忠憤遂若兩鏡對照凡現聞碑板等作
視其代言益斐疊而酸楚晰於情事海內傳爲信史

而公亦以是困矣公雖困頓以歿而山河列星之氣
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燁燁
熒熒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刻棘門集
具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周其
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子瞻爲
宰相耳此語似爲公券俯仰今古後先一轍豈不悲
哉嗟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
憲投淵得禍之酷慘於往季是子瞻所紀者竹帛鐘
鼎之績而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爲傷心

者也。唯是元祐黨碑沉鬱日久，雜蜀手續藏者有禁。卽子瞻所撰述，逡巡日月，經奎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寬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殫而猶得以文章一道興衰起弊，爲世道炬衣冠未寒而螭啣鳥篆之章，與日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頡頏者矣。余受瑞禍五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棘門集，差勝黃涪翁後。先眉山竟不克一釐訂其文，故敘公文而不禁百端交集云。

○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錢謙益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于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樞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旣而與其從叔進士君謀重鈔先生全集，以惠後學，而進士君以讐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泐汰其繁蕪，排綴整齊，都爲一集。旣輟簡，喟然而歎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三十年，今乃始旋其面目，曠然

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舍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闕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

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鈞摘菟獮，與古人參會于毫芒杪忽之間，旋觀禪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疹病，洞見肺腑之癥，結解而關之，劈肌中理，無所遯隱，以瓊璣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木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於乎，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

體貳之才，好學深思，早服重積，蒿目嘔心，扶斯文于
墜地，輕材小生，詆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
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則先生之志益荒矣。先生常
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贖而不知
贖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為沔人之知美贖，則
幾矣。其尤可嘆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
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
生實導其前路，啟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
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進士君之命，
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塹，效微勞于簡牘，有深幸焉。
日月逾邁，老將至而髦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
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于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
已矣。而進士君大雅不群，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辦
香不遠求，而有托斯可喜也。謹牽連書之以為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錢謙益

崇禎壬午，吉水李忠文公勤王北上，訣其孫長世于古鍾山下，授以文水文集若干卷，長世頂戴捧持，罔敢失墜，頃乃殺青繕寫以傳後世，而屬余爲其序。余惟公純忠大節，與廬陵信國公後先五百年驚耀青史，公自命其集曰文水，接踵文山，神者告之矣。嗚呼！二公之文元氣磅礴，不可以辭章區別也。竊嘗私論之，信國以節義爲文章，其文如劍之吐花，如星之流灼，使人閃爍昱耀而不敢狎；忠文以道學爲文章，其

文如河之迴復、如海之吞納、使人演迤沈浸而不能厭、于以經天麗日、配三精而貫五緯、則一也。二公艱難謀國、建置略同、信公建分鎮用兵之策、以濶遠罷忠文建監國分封之議、以群咻罷、以本朝之國勢與先帝之英明、豈不迥出南宋、而奸邪小人釀亂、乘危盜弄、不減于似道、煬蔽有甚于宜中、使今之爲信國者、絆足折翼、焦腸燥吻、退無浮海之再遷、進無空坑之一決、而徒以三揖相從、歎異代于同日、天乎、人與誰執其咎、此可爲拊膺痛哭者也。信國集多散佚、奏

對之牘不少、概見世所流傳、雜誦歛歔泣下者、指南吟嘯諸集耳、公集經冢孫藏、奔獨爲完好、其文則尤長于奏疏、而書問次之、蓋其殷憂軍國、結念君父、如饑渴之須飲食、無須臾之或忘、其籌策安危、灼見緩急、如臟腑之視癥結、無杪忽之或差、故其言詳明闔直、親切有味、非駢枝儷葉之徒、可以幾及者、迄于今、緡警急疾呼之疏、如越人之起死、一病而一藥、省臨危訣別之苦辭、如鮫人之下泣、一淚而一珠、太史公言蒯通、主父偃、讀樂毅答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流

涕而况于百千世而下。忠臣志士心血霑洒。讀公之書。骨驚肉飛。雙劍躍而九鐘應者乎。又况于並游共事。恨不獲從公于九京。篝燈顧影。老淚漬紙。如見眉目。如聞歎息者乎。嗚呼。又不獨爲公慟而已也。余辱公道義之知。平生得公手書。累百餘通。紙墨重復。旁行夾注。家書俗語。都無文飾。亦相戒不削藁。由今思之。公之憂君父。爲朋友。剛腸熱血。流丹化碧。鬱鬱然盤互于蠅頭蠶書。退筆故紙之間。固未嘗與烟墨煤丸同歸于壞滅也。撫公之集。蓋有餘悲焉。昔信國旣歿。其客謝臯羽作西臺慟哭記。而龔開聖予故在廣陵幕府。爲文宋瑞陸君實立傳。皆在桑海遺錄中。今余旣以長世之請。撰神道之銘。而又爲敘其遺文。實兼臯羽聖予之爲。長世曰。此吾王父之志也。故不敢辭。而又以忍死餘生。挂名謝龔之後。未嘗不重自愧也。遂牽連書之如此。

歸玄恭恒軒集序

錢謙益

丙申閏五月，余與朱子長孺屏居田舍，余繙般若經，長孺箋杜詩，各有能事。歸子玄恭儼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余衰老如枯魚乾，螢，玄恭骨騰肉飛，急人之難甚于已。兩人若不相爲謀者，玄恭早夜呼憤，思繼述乃祖太僕公之文章，以余爲知太僕也。時時就問于余，論文未竟，輒縱談古今用兵方畧如何，戰爭棋局如何，古今人才術志量如何，余隱几側耳，若憑軾巢車以觀戰鬪，不覺欣然移

日、余老不喜多言、玄恭誘之使言、初猶格格然、久之若牽一繭之絲、縷縷而出、又如持瓶傳水、傾瀉殆盡、而余顧不自知、兩人以此更相笑也、玄恭作普頭陀傳、高自稱許、把其本向長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劍外、每過武侯祠屋、歎臥龍無首、用耿鄧自比、歸玄恭身長七尺、面自如月、作普頭陀傳、胸中偈塞未吐一二、遂驚倒上人耶、已而語余、有人言玄恭酒悲耳、醒當不省記何語、有人言玄恭貧不自述聊貧鬼憑之、富貴當良已、有人曰不然、玄恭居恒使一裹頭奴

如如如兒子、牽羊躑躅、一旦將數萬兵、臨大敵、儼車轟天、我知其不目瞶也、夫三人者之言、夫子以爲何如、余笑曰、互有之、後一人吾不能定也、雖然吾則有虞于子、昔者秘演隱于浮圖、與石曼卿游、喜爲歌詩、極飲大醉、而歐陽公亦因曼卿以從秘演游、今我之去曼卿遠矣、而子之爲頭陀與秘演何異、世有歐陽公因曼卿以陰求天下奇士、則故不應因我以求子、而或者因子以求我、則謂之何、長孺從旁笑曰、有匠業裝裱者、中夜呼其子曰、兒子起、趙公乎曰然、又呼

曰及摺溫公乎曰然四天王使者巡得之歸以語主者主者曰得毋言及我乎對曰雖不言及此當慎防之耳今之擬曼卿秘演也其母乃憂夜巡者之詞而為裝裱匠之所竊笑立恭笑而起曰有是哉遂援筆伸紙請雜記其言而書之以為集序

自序

譚元春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樸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為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樸能養一

句之神乃為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

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寬裕樸拙之氣使人無可喜

而忽喜焉如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

肉膚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

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心真如古人之寬樸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苟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于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裹皮肉膚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于所謂靈與朴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沉碑于水安知後世不在山顛所以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忍百年之寂寂以自結于不可知之人其爲根亦良可念矣嘗見迫于

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切于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趨古人久淹晚出以爲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可傳之處未必皆在所傳之路豈有復爲人可以傳之路雖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深漸迷矣譚子言至此竦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吾所不敢忘也傳與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先夫子曰元春字友夏湖廣解元未第卒于旅店李元仲稱其如二十四舅及陳思野陳巡檢諸墓

誌寒溪寺留壁詩記鍾伯敬金正希書皆一片性
地流出盡洗書本積木之氣棲泊人心腑間如吞
香嚙旨雖歐蘇不能過也私記友夏竟陵人與鍾伯敬世所稱鍾譚也錢
牧齋極力詆之而先夫
子于二人亦各有取焉

子夏集於乙丑之味曾詳閱過取其詩文之佳者并為摭由
圖箸於五學齋日記乙集中 蓋其菁華大略已盡而世之輕薄為
文西末休者大可息矣其文銘辭游記為工書序大有意致二十四
男輩志中饗暇一段敘鄉里事極可味

周元合文集序

趙南星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
成深交、時元合為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得汝
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過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
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為舉業、入貲遊太學、友
天下之士而歸、天下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
十年矣、近日有讒之于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
而箠辱獄繫之、既而有語以元合者、遂欲文致以重
罪、而救書雨至、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以其文集

走使屬余爲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而豪傑之士，代目以少，卽有之，恒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爲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卽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爲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促，繇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于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爲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之，以勦襲淺鄙之文。凡生而稍有才智，欲

富貴者，皆俛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辨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吾伊，望富貴而不至，以老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爲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于其中，日以迂腐趨趨，不能爲亂，亦不能爲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俶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于青衿，恥與爲伍，閉修離俗，發篋出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

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興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于古法，非以擬議至，則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而通人得之，乃足以爲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跟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于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于豫且。而元合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死，繇其巫蠱，嗟乎，是何言也。信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則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之者哉。夫元合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黍民菌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張曰肩漫著序

趙南星

余抱病鄙上，曰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既而曰肩亦病，余蓋病瘍，而曰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余寓書曰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曰肩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曰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曰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採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若有游仙，其纖

者若縷錦若片玉駢羅雜列影影璘璘盪胸而駭目
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
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
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
高官厚祿豐屋澤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晝而思之
夕結而爲夢求之不得則長號屑涕而已矣此太空
之中風霾四起而水雹塞河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
彼未著之于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則可不然
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

究性命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悅俄而恍惚俄而
豁然洞然則適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
適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
豎之敢窺其鄂哉由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
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而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却
翹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
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
自煎而曰肩以之祛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
余告之以靜默而曰肩更著書知余言之謂者亦惟

日肩哉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倪元璐

夫雲霞者非天之爲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于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爲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死不恨。當宋之時，環珞雲泥，皆厯書命，道總褒誥，其義則史。今言絲萃于旌纁，字袞依其鞶帶，無譏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敷歡四座，毫毛茂茂，化爲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爲其大臣，上哦至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交之分，涌如泉之詞，媚于卿士，不亦悖乎。

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爲，雖調七橫戈，無如視
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爲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爲
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爲
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爲著蔡，
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
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
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
間，璫禍熾興，醜徒干紀，凌撼椒庭，冀離肺腑，黨鈞正
士，不滿平原，褫脫纓組，如風擊蓬。北寺填溢，踵不得

下，戎行牖下，等于三山，天地旣寘，陵谷將變，聖人廼
作行其大僂，氛盡旭出，道介長消，奮椎黨碑，極命輪
轂，萇弘之血，被以膏蘭，胥靡閭氓，悉還車服，號綍並
汗，木鳳爲疲，而先生方名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顧
之，貴其峻整，以爲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革，進則資
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于是奮筆致
能，體天貌物，章霆露之功，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景，
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股之愛，
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訇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

可使爲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
正人引衾發氣如芝荃之并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
群直雖或光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鬚鬣然舉壯听
出史狐之能于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謨景祐陳瓘之
論元符非爲巽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
鯁固多怪少可使修譽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
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瞻縱筆一世
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
知己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云蟠螭在東莫之
得無其辨乎

雅以詞賦而詞皆用意脩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陳仁錫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言
遷謫，自翁曾孫與立，啟篋中藏問世而廣川集先之，
表翁之大節也。予乃得竟讀，嘆前輩襟期宏遠如此，
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憲老乞
言，興利除害，三吳水利賦役，有諮必以告，蓋博聞強
識，陰行善，惟恐弗及云。夫青辭當旨，非公意也，諷也。
分宜憚甚，昵之不得，乃用察貶，嗚呼，愚哉。嘗讀東坡
海上謝表，而有訝也。幼子作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

之役、生平得意、莫過于此、魑魅奚迎、子孫奚慟、又見他文字中、咨嗟泣少遊、而恨播遷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辭諷耶、予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持券而碌碌靡豎、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謫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鄙俚可刪、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進他人之文、爲之巧拙、仕宦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聞、與樞要而速謗等耳、兼翁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科而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淡遠真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由削成、令子令孫博雅以世、所由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與立事親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無已時、此豈世味中人哉、行矣、聿念爾祖、

魏子敬遺稿序

文德翼

嗚呼、死欲葬、要離墓傍者、非魏子敬耶、有餉我以忠孝集者、終日不敢開視、故余知子敬將十年、而未嘗見子敬一言、亦不知子敬死之年月、客有誦子敬與人書、記其末句、嗚呼、死欲葬、要離墓傍者耶、子敬何人、魏塘忠節公之長子也、記余庚午上京師、次涿鹿、客賣漿家、時夜半、雪深三尺、然菽稭、支土牀、割彘肩、引濁醪、甚不適也、有一黃鬚奴、裸身而來、余曰、寒否、摩腹以對、此中有三升醞、賢于裘袍重疊矣、余笑而

飲之甫盡觴而仰天大哭不已。余愕其莽男子病狂也。忽告曰：若知一魏公子乎？方其父之被逮也，公子徒跣至我家，父去矣。公子忽死，死而又生，呼曰：天乎！父乎！斯時焉往？公子又死，死之明日又生，晝伏夜行十餘日。公子乃來，來不敢聲息，日伺于塗。暮有白城上至者，傳公已死。公子仆于地而又死。若知一魏公子乎？是奴復仰天大哭不已。嗚呼！當時士大夫豈不貴于黃鬚耶？何盡視子敬爲疫鬼而黃鬚乃作魯朱家也。嗚呼！此黃鬚者，豈讀忠孝集知子敬能爲文章者耶？何與賣漿家事而有此副急淚咄咄逼人？也。子敬有弟曰子一者，刺血再上書爲父兄請卹。天子璽書比之蕃膺，而子敬亦配食百世。嗚呼！子敬真得死所矣。吾師元公先生讀子敬之遺稿，評曰：胸中硯礪形于筆墨之間，吾意其人尚在也。余受而刻之，笑要離無文。

先夫子曰：德翼字用昭，號燈巖，柴桑人。司李嘉興

文時有奇氣。

私記燈巖之文爲竹寓軒集適閩集涌山閣集

博依堂文集序

陳弘緒

文章不能不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匪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哲者焉王元美日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歎於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為史記之書蒼藁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廼能獨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

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司郡邑，常其時狎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于史家之體勢，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傳，未嘗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於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綜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爲子長也者，迺其不爲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遂不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囿于時代而卒不悟也。與予友方密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陂浮山間，所著鏡歌

橫吹吟嘆楚詞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
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曆頃更得其古文讀之
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詫之
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予以爲密之廼今日之子
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
或者推而置於退之子瞻之上是必于鱗子與之徒
阿私所好則然若乃頡頏退之子瞻於子長著作之
庭苟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然則予之擬密
之於子長也遇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予言爲阿私
字句而求之也乎

先夫子曰陳弘緒字士業南昌人初與茂先伯叔
晚加工夫非茂先之所能及也 又曰在南都與
余訪求藏書之家庚子遇其舅氏于舟中寓書士
業答言吾非故吾若有慙德何也

私記茂先豫
章萬時華也

○應本序

黃道周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巷而處修其質而不媿於天則不如椎髻而春臯傳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春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髦有墮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狸斑與豹蔚並坐隴廉與奴孟同宮是兩者皆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羃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羃尊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

人脯鬼血雜揉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締繡則必寶其糠覈鍼錐寶其糠覈鍼錐以爲尊於金玉締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眚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幕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用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于天下則是燧皇郤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擲智不至于窺盜見人金玉締繡則斂容屏氣正容却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于庭堅涓成務光所實心于莘野也。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譟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繇斯以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爲慢乎予之蓬巷而椎髻固亦久矣。

不見應奉不知斯文、何爲大極惜其謀探而大奇、

卓珂月蕊淵蟾臺二集序

曾異撰

余與卓子珂月皆爲時義而不易售者也夫爲時義則時義耳爲不易售之時義則學爲易售之時義耳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奚爲且夫今天下之人才帖括養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國家亦帖括撐持之國家也吾觀三歲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爲髻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

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况
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
之養者不幾爲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
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矣珂月
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
之得意者也卓子之爲詩歌爲古文辭無乃醇酒婦
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爲而相
戒爲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爲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
而爲之而愴然自喻於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爲之
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
夫以爲是得志而不可不爲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
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于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
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情愚嘗謂酒色
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
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
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
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
二者有異焉夫沉冥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

意而窮愁者之所爲。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蹙蹙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翱翔而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于捐相位之虞卿子。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摺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

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喫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難。不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

讀是集者勿爲卓子所欺焉可矣

轉更不窮因文可以思人。坊授集三本老友沈清玉嘗
從人借未回予挑燈細讀五夜而竟中必此等文亦不
過十二耳是見梨洲先生所光之明

陽明先生文集序

施邦耀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三曰立德立功立言然果如是
之畫爲三等如玄黃黑白之殊類乎非也蓋人未嘗
生而有功生而有言惟此德命于天率于性明此者
謂之精誠此者謂之一惟明故誠惟精故一是謂聖
賢之學學至于誠則有以立天下之本一則有以盡
天下之變德也者功從此托根言從此受響者也惟
學之入德未至卽身奏一匡之績祇成雜霸之勳名
卽文起八代之衰終屬詞章之小乘故上下古今伊

竟抹撥宋
儒心似不可

周之後無功六經之外無言非無功與言也德之未
至卽功與言不足稱也先生從學絕道喪之日獨悟
良知之妙蘊上接精一之心傳就不睹不聞之中裕
經綸叅贊之用舉世所謂殊猷偉業微言輿論不必
分役其心而已實有其理將見富有日新自然應時
而發戡亂定變人所視爲非常之原者先生唾手立
辦使世食其功而絕不見搶攘之跡斯名世之大業
也創義豎詞人所稱獨擅制作之林者先生未嘗過
而問焉不外日用之雅言而備悉繼往開來之緒斯

羽翼之真傳也德立而功與言一以貫之此先生獨
成其不朽哉世于先生之學未能窺其蘊奧故慕先
生之功若赫然可喜誦先生之言若澹然無奇譬適
滄茫者不望斗杓爲準與波上下東西南北揣摩向
往無一或是而先生之爲先生自若人惟學先生之
學試升其堂入其室焉而後知先生之不可及也後
知不可及者之其則不遠也性命之中人人具有一
先生焉人人具有一先生而竟無一人能爲先生先
生于是乎獨成其不朽矣余以蚶蛟之質仰羨蟾蜍

明文愛讀 卷三十四 序 吳 味芹堂

之宮每讀先生之書不啻饑以當食渴以當飲出王
與俱然行役不常苦其帙之繁而難攜也因纂其切
要者分爲三帙首理學次經濟又次文章便儲之行
笈時佩服不離亦以見先生不朽之業有所獨重云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以左副都御史城守城破
賊充塞街道不可返寓公望門自縊居人恐貽累
拒之于是以砒霜投燒酒而飲九竅血裂死公爲
通政時黃石齋先生下獄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
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
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
召爲南通政使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上曰南京
無事留此爲朕榦些要務遷爲副院辛巳之冬葬
我外舅葉六桐先生公題主余祀后土公言天下
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癸未 太夫人五十壽
誕公將赴名爲文以祝云余友黃太冲蕺山之高
第弟子也每過余談學知余所評陽明文集有所
未盡公之虛懷樂善如此公一子天其疎族欲竄
繼余爲議立其弟之子以後公

簡堂集序

歸莊

先太僕府君故居安亭、安亭爲崑山嘉定之界而去嘉定爲近、當時執經問字者、嘉定尤多、其後府君之文章、崑山遂無傳、嘉定則有唐叔達、婁子柔兩先生、子柔之高第弟子曰馬巽甫先生、簡堂集者其所著也、先生交余父兄間、余嘗一再奉教、去年至嘉定、先生沒久矣、先生之子舒出是集、凡若干卷、屬余序、得受而讀之、知先生之文得之府君爲多、吾朝文章自金華兩公開、一代風氣、上與唐宋諸大家匹、讀兩公

文原文訓知文之不可苟爲也。而後之學者趨尚不同。顧以盛名奔走天下。至嘉靖中世。幾無復知有兩公者矣。府君獨起而振之。萬曆中所號爲文章家者。與嘉靖諸公雖異趨。要皆入幽蹊仄徑。披榛翦蕪。終不能致於康莊。然人情喜新。亦咸望而歸之。獨先生守其師之學不變。豈非所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耶。先生之文大約詳整博雅。而有精思。至其變化出沒。非拘墟者所能測。近較府君遠視宋王。其猶九河之於龍門。積石萬里一源者也。抑余又有感焉。

古之求人之文者。惟其文。苟其文足以傳後。雖布衣可也。而能文者亦視其人之可傳與否。而不輕爲。世俗之求人之文者。不惟其文。惟其貴。尋常無聞之人。往往購名公卿之文。鐫金石。登屏幃。以爲榮。而名公卿不必能文。或能而不暇。則倩人以應。一以執筆之。有人也。而輕應之。一以署名之。非已也。而謾爲之。於是天下之文日益多。而一經稱述。大抵皆偉人傑士。賢媛列女矣。余觀簡堂集。代名公卿作者十居六七。旣笑世俗之人之鄙。而又歎先生之不遇也。雖退之

永叔子瞻子固諸集中代人之作至今傳然終不多見且夫以先生之才與其學苟文皆爲已作不煩瞻前顧後必能自吐其胸中之奇當有不止於此者余嘗歎太僕府君以如此之文而老得一第又處下位不獲修國家史牒記元老大臣事跡不得盡其才以爲恨況先生遂以諸生老也後之觀先生之文者欣賞之餘當亦不勝其太息矣

侯研德文集序

歸莊

三十年之前交游之中稱嘉定六侯蓋納言太學兩先生皆三子兄弟才名相埒也已而或死鋒鏑或病隕獨記原研德存而研德之沒又四年矣垂沒之年余再過之時已病手一編示予曰此我平日所著詩古文也文章雅知宗太僕先生子太僕之後家學有傳其爲我序之余唯唯亡何遂不起余以集不在案久未踐諾戊申春其子榮捧先人集端拜仍以序請是年冬始得重繙其集而序之文章之事隨世而變

宗派不同，流弊亦異。弘治嘉靖間，詐者各闢門戶，其後屢變，至萬曆而極。于時天下之士，患于識之不定，而惑于異趨。然而鉅儒宿學，不絕于世。至近世而正宗昌明，真偽邪正，判若白黑。文人學士之所患，更不在識之不真，而在才不足而不克。大振譬之作室，昔年則工師拙于審曲，而勢堂構失度，梁柱欹邪。雖復采繪斑然而居者有棟折榱崩之懼，近日則門堂寢室，規制合度，而良材未充，垣墉不周，塗墍不施，不免上雨旁風之患。是故梗杻豫章之材，瓦甃丹漆之用。

此吾輩今日之所有事，而惟日不足者也。研德少時，才情綺麗，錦心繡腸，然嘉定之文派，故宗太僕，而虞山錢牧齋先生，則太僕之功臣也。研德漸摩鄉里先哲之訓，又奉虞山之教，遂不難斂春華爲秋實，變永嘉爲正始。蓋素具崇堂邃宇之材，而又得般爾匠石之巧，宜其輪焉奐焉，翬飛矢棘也。其詩自少至長，亦不一格，每變益工。古詩如襍詠詠史，近體如移居舊庄秋懷春感諸作，家國喪亂之際，俯仰傷懷，讀者旣歎其辭之工，而又悲其志，以彼文章華國之才，使其

顯榮、琬琰之光、黼黻之章、必將震耀當世、顧乃韜其
殘編遺策、老死于東海寂寞之濱、悲夫、然使其早得
志、則膏煎薰燒、必不自全其後、若恥功名不顯、而鋼
化繞指、荃變蕭茅、研德又不以彼易此、所以取貴于
君子也、嗟乎、讀其集者、可以知其人矣、研德中年學
道、諸事灑脫、而自敘其詩文、詳述始末異同之故、猶
不能忘後世之名、今榮之才、固不愧家風、而貧不能
梓遺集以流傳、故余既爲之序、因以告夫研德之友
之好義而有力者、

百家私記歸莊一名乎來字元恭大僕熙甫之
後博學好酒不顧忌諱時人以狂目之嘗寄詩
先夫子詩字無不精到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四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四終



